

沫若研究

4
DISIJI

沫

若

开

究

士

1052531

I206.7

<97:4>

郭沫若研究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31161

一九九〇年六月

目 录

综合研究

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

——我的郭沫若观……………邓牛顿 1

文化学·美学研究

人类文化学·中国美学史

——沫若研究中的空白带……………吴功正 7

诗 学 研 究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陈永志 14

《女神》的败笔和劣作

——《郭沫若创作得失论》之一页……………刘元树 18

史 剧 研 究

郭沫若对中国现代史剧的贡献……………韩立群 26

关于《三个叛逆的女性》的评价问题……………卜庆华 42

从历史走向永恒

——郭沫若历史剧的死亡意识……………周海波 52

小 说 研 究

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分析学

……………张毓茂 闫自宏 68

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比较论……………谷辅林 唐宜荣 76

序 与 跋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后记……………张恩和 89

写在《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的后面……………傅正乾 92

争鸣园地

略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及其研究状况

——与吴奚如等同志商榷……优九州 林亦梅 97

编辑随笔

《沫若研究》第四辑……方元艺 137

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

——我的郭沫若观

邓 牛 顿

我们仰慕郭沫若的天才，仰慕他百科全书式的成就。但回顾这位文化巨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那真是蜀道行车，崎岖不平，三峡驾船，波翻浪叠。他算得上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算得上是一个喜爱闯荡的弄潮儿。可历史给他安排的，那困厄，那艰险，决非他自己的想象所能预料。然而，他依然成就了自己，辉煌地成就了自己。

那么，他靠的是什么，渡过那困厄，战胜那艰险？人们可能会有百十条不同的回答。而我却认为，这靠的是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广博吸取与精心锤炼出来的十个字：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

1920年3月3日，郭沫若给宗白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大谈特谈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要有出世的襟怀，方有入世的本领。”就是他在这封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他的人生哲学观点。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八岁，即将迈入而立之年，能对自己的处世哲学作出如此精妙的概括，可以说正值其时。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普遍注意着对作家世界观的研究，而世界观中又倚重在对政治观的研究。相形之下，对作家人生观的研究，对作家处世哲学的研究，就显得异常薄弱。实

际上，一个人的政治观根源于他的人生观。政治观的真正实现又得依恃于处世哲学的实施。人生观是政治观的根底，政治观得依靠人生观的支撑，有赖于处世哲学的保证。更何况政治生活，本来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把什么都归结为政治，牵扯到政治上，这并不符合人生实际。

我一直认为，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贯穿着郭沫若整个人生道路。无论是投身政治的激流，潜心于学术的海洋，放情于自然的山水，忘情于艺术的园圃，直至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他都能时时刻刻、认认真真地履行着这种处世哲学。将出世的襟怀视作做人的前提，把入世的本领看为做人的根底。出世与入世，相涵互补。襟怀与本领，交替为用。

大凡实际生活中的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算入世了，就得接受人世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要出世，除非没入幽冥。即便是那些皈依佛门、隐入山林者，也并非真正的出世，充其量遁世而已。而经受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郭沫若，跟近代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一向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学医也好，从文也好，都是为着救民众于水火之中。遁世哲学似乎与他始终无缘。我们读他的《创造十年》，那里记载着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历程。他曾经引用了一首“五四”之前处于矛盾、感伤的心境时的诗作：“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说明他那时早就在认真地思索着入世与出世的问题。而入世，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此后不久，“五四”浪潮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祖国黎明的曙光，民族新生的希望，鼓舞着他，激励着他，坚定了他入世的信念——走创造

者的道路。他知道“创造者的孤高”，他知道“创造者的苦恼”，他知道“创造者的狂欢”，他知道“创造者的光耀”，但他依然要高唱《创造者》的赞歌，高张《创造者》的旗帜。

（1921年10月8日，《创造》季刊创刊号）

郭沫若二十年代初在确立他的人生哲学当时，曾经把自己比做“朝而登山，夕而落谷的人”。剖析着自己：“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Idea（理想）与Reality（现实）久未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三叶集》）如何调和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呢？他终于将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道家的出世精神紧密熔铸在一起，形成他独特的儒道合一的人生哲学，入为根底，出为导引，能出能入，时出时入，该出时出，该入时入。似出似入，亦出亦入，既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又保持着个性的自由。

在中国这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在中国这举步维艰的环境中，郭沫若找到的这种人生哲学，有很大的适应能力。北伐战争九死一生，海外十年艰辛度日，抗战八年苦苦周旋；在政治的旋涡中，在学问的探究里，在生活的煎熬下，他，正是凭借着广阔的胸怀，豁达的气度，过人的才智，实干的精神，才闯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在时代的洪流中，高扬起开拓者的风帆。

回顾“五四”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有的堕落了，有的沉沦了，有的隐逸了，而郭沫若却云帆直挂，急流勇进。不少人一生中，热衷于在名利场中角逐，在风月场中厮混，蝇营狗苟，鼠目寸光，浑身市井气，百般脂粉情。可郭沫若用

人生实践证明：有出世的襟怀，才能有开阔的视野，历史的眼光，恢宏的气量；有入世的本领，方会有明晰的路径，坚定的步武，扎实的目标。处逆境时，经得起磨难；当顺境时，不盲目骄矜。一身风云气，千锤爱国情。即便是被悬赏缉拿、遭欺凌侮慢，亡命海外十年，他也能沉下心来，垦殖着一片片学术的处女地，以弘扬我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坚韧努力，渡过了那漫长的羁勒的岁月。

或许有人要问：郭沫若不是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么？他还奉行儒道合一的处世哲学？不错，马克思主义曾经为现代世界的许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作为实践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哲学的表达方式与实施途径。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囊括全部丰富的人生内容，更不能取代浩瀚的人类精神遗产。它只是人类思想文化智慧的一个部分。惯于用一元论来看问题、分析人与事的，在复杂的、多元的精神现象面前，不能不瞠目咋舌，无以言对。记得十年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艺报》上曾发表了一组《沫若书简》。郭沫若在这些信件中，或探究宇宙万汇，或探讨诸种学理，或探求人生实际，他都能坦荡而谈，禀着出世的襟怀与入世的本领这一总纲，“立人立己，达人达己”。比方在一封致重庆教师的信中，他一方面严格地自砺：“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底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另一方面又宽怀地导人：教育事业“值得终身以之”，“不要轻视它”；“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长，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希望您仍然打起精神，为西南文化建设服务”（《致祖平先生》）。分析

自身，启发他人，为人处事，都真真、实实、在在。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郭沫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之处。凭着他的高明的处世之道，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之中，稳稳地把握住自己，驾驭着自己。

总结郭沫若的一生，可以说是运用既有传统质素又有时代光色的处世哲学的成功的范典。他既执着又豁达，既现实又浪漫，既执笔又持枪，在文武两个战场上驰骋。他既效命于国家民族，又葆有着独特气质，是自我意识与解体意识和谐统一的楷模。而不象当今少数年轻人，既要反文化，又要创造文化，让人相信他们的文化哲学；既要扩张“自我”，忌恶“向群”，又拼命抱怨社会群体没有给他荣誉，给他桂冠，以致陷进了自相矛盾的怪圈，难以自拔。

郭沫若已经作古了。他有数不清的缺点错误，但他很有自知之明。他写过一篇《谢陈代新》的文章，提醒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们，“为了接近那一‘家’，便把那一‘家’视为图腾，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最不科学的态度。”我一向不想把郭沫若视作图腾，视作神明，但我永远仰慕他诗人的气质与学者的才华，仰慕他那儒道合一的处世哲学，这就是我的郭沫若观。

——1989年5月纪念“五四”新文化
运动70周年，上海—青岛

邓牛顿寻根远溯南阳，籍贯长沙人氏。庚辰三月十八，降生金垆榔梨。先生惠我洋名，实实农家子弟。父母呼我“牛伢”，幼时家贫如洗。先读族学“养性”，后进中学“广益”。“北工”念过一年，“南开”五载学艺。命中注

定从文，要要笔杆而已。兴趣五花八门，一身犟牛脾气。学业人品性格，均崇“何林”为师。是否学得一二，任凭说三道四。倘问目前景况，依旧爬爬格子，“教授”尚不够格，时年整整五十。（1990.4.13）

〔编者按〕邓牛顿先生刚写好《五十自述》，倾接北京信息，已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邓牛顿先生稿件寄来时，为1990年4月25日，即五十诞辰日。编者曾为他举杯遥庆。

人类文化学·中国美学史

——沫若研究中的空白带

吴 功 正

沫若著作思想浩如烟海，对沫若的研究著作不啻汗牛充栋，但似乎忽视了这位巨人的两个重要方面的贡献：人类文化学、中国美学史。

1. 沫若没有系统的人类文化学理论著作，但他是运用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国文化现象的开山祖。这首先赖于他精湛的学识和绝顶的聪明，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密码符号作了石破天惊的破译。他识得甲骨文，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符号的阐释。例如《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为何，是凤凰，还是燕子，据郭老的阐释，“无论是凤还是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①。“鸟”和男根之名系一音之转，“鸟”便是男根的生殖崇拜符号。这一阐释使得“鸟”这一文化现象之谜，顿然雾释冰泮，成为现今人们解开上古文化结的依据。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有陶塑鸟头，鸟的陶塑其文化意义何在？这不是上古人的无意义文化行为，也不是一般的动物图腾文化涵义，而是包含着深刻而庄严的生殖崇拜文化意味。这一现象阐释的依据就是来自郭老的破译。考古学和阐释学相联，没有后者为基础，前者尚不具备深刻文化意义。考古学和阐释学相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

上，郭老是第一人。另外，郭老的《释祖妣》还极其卓越地对“祖”、“妣”的文化涵义密码作了破译，认为“妣”是女阴文字符号，“祖”是男根文字符号。“且”即男根。郭老是以生殖崇拜的文化观念对上古的一些重要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而生殖崇拜文化学是人类文化学的构成内容，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两大主题，对生殖的崇拜，企望“瓜瓞绵绵”是人类的原始激情和伟大预想，体现了初民旺盛的生命意识。这是人类文化学的精髓所在。郭沫若的生殖崇拜、文化研究正是导入了人类文化学的重大理论课题，从而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中国美学史的原生态基础：美是生命意识的表征。

2. 郭沫若善于以历史美学的深邃眼光探发中国美学史上一些现象的深层意味。例如对殷周铜器，郭老说：

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其器多鼎，……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纉者，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餮纹，夔凤夔龙象纹等次之，大抵以雷纹饕餮为纹纉之领导。……饕餮、夔龙、夔凤，均想象中之奇异动物。……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②

这是一个重要揭示，审美不是写实，形体是具象的，具象化的形态是经过想象所获得；而“象纹”又是经过了“幻想化”，无论是具象的形体，还是抽象的纹路，都不是实物写照，乃是观念的对象化，表现殷周铜器的深沉力量。“象纹率经幻想化”的“象纹”是一种抽象化的线条，这种抽象是艺术家的幻想产物，凝聚着灵动的形式感，是中国艺术的巨大发展，显示了审美的抽象力。

3. 再如对“莲鹤方壶”的阐释：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③

当中国文明从神话和半神话时代走出时，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理性意识。郭老从白鹤的雄姿中发现了它所透发出来的美的昂扬精神，进而推导出其精神的时代、社会涵值：“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的美学史思想和史识，是依托着社会、历史、文化的空深背景，去说明具体的审美现象的深刻内涵。因此，他的美学史思想具有实践美学的亮色。

4. 郭老对中国美学家的研究，比较倾向于道家一脉。除对道家美学始祖庄子有论外，还有下列几位美学家：

司空图。司空图的《诗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司空图发展了道家美学思想，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去说明文学的特征和规律。他描述了一个个具有审美风貌的意境，突出了中国民族美学的抒情、空灵、冲淡的特点。司空图的审美见解不仅为郭沫若所把握，而且影响了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形成：

唐人司空表圣的《诗品》读得最早，在五六岁发蒙的时候，我顶喜欢它。我要承认，一直到现在，我的关

于诗的见解大体上还是受它的影响的。④

这番话是1944年讲的，带有回顾性质，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创作见解受到了司空图的影响。具体而言，他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其一：

今天在旧书中翻出几张司空图著的《诗品》来，这本书我从五岁发蒙时读起，要算是我平生爱读书中之一，我尝以为诗的性质绝类禅机，总要自己去参透。参透了的人可以不立言诠，参不透的人纵费尽千言万语，也只在门外化缘。……不怕木鱼连天，究竟不曾知道佛子在那里。《诗品》这部书要算是禅宗的“无门关”呢。他二十四品，各品是一个世界，否，几乎各句是一个世界。刚才读他“沉著”一品，起首两句“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这是何等平和净洁的世界哟！⑤

其二：

一般的美学家把美感主要的分为悲壮美与优美的两种。这如运用到诗歌上来，似乎诗里面至少也应该有表现这两种美感的风格，唐时司空表圣把诗分为了二十四品，每品一篇四言的赞词，那赞词本身也就是很好的诗。但那种分法似乎过于细致，有好些都可以归纳起来。更极端的说：二十四品似乎就可以归纳成为那开首的“雄深”与“冲淡”的两品。⑥

虽然前一段话没有运用审美的概念，但却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后一段话就纯粹是阐述审美范畴中的问题了。我们的规定任务不需要对司空图作过多的论述，然而他提出的“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味在酸咸之外”的美学思想，正是揭示了艺术创作不应只注意审美对象的物态和状

貌，而应该表明审美主体的内在的微妙而又明朗、只可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主体情感的最本质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影响并促使郭沫若建立了这样的创作思想：文学作品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握的风韵”^⑦，这一美学思想对于司空图是有明显的承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郭老“以为诗的性质绝类禅机，总要自己去参透”，这是得禅宗美学之悟机之说，禅宗强调对本体的体认，靠直觉领悟，如同《坛经》所说：“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司空图的《诗品》融汇了道禅美学思想，因此郭老体认到“《诗品》这部书要算是禅宗的‘无门关’”，并吸纳为自身的美学思想。第三点，郭沫若更直接地论述了司空图二十四品风格论，并把风格提到审美的高度，把名目繁多的风格类型，凝为“雄浑”与“冲淡”两种。

苏轼。郭沫若倾心喜欢这位同是海棠国的宋代作家、诗人、美学家。苏轼的文化品位极高，文化知识极广，清代就有人认为苏轼文化的综合性超过李、杜。从郭沫若的文化素养来看，更接近苏轼。他是现代苏轼。郭老的一些诗的美学格调受苏轼影响较深，其《夜泊嘉州》有追步苏轼《送张嘉州》之意；郭沫若还受到苏轼美学思想的影响，至少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家表达的情感应当充沛饱满。苏轼在《文说》中写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万斛泉源”、“滔滔汨汨”，是何等充沛！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又这样说道：“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

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认为，作者的主体感受只有“充满郁勃”，才能写出珍品。这些见解不是被郭沫若继承下来了吗？

二是上引的苏轼的美学见解“随物赋形”和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强调了行文的自然，意到笔随。这是以禅相融为内核的偶然随机、不为陈法所拘约的美学思想。郭沫若的创作心态、流程不正是这样的吗？

袁枚。郭老对袁枚的《随园诗话》有专门研究，曾于1962年出版专著《读〈随园诗话〉札记》。其序中云：

《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

这则序文至少透露了两条讯息：一条是他少年时代就已阅读了《随园诗话》，渊源甚深；一条是他推崇袁枚“标榜性情”。袁枚说：“诗虽其真也，有理情而后真”。郭沫若就扣住这一美学思想展开论述线索。他认为：“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同时，他据此，论述诗、词、曲的演化根源于性情的演化：“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而人谓之‘剧诗’”。

5. 上述几个方面，只是大致勾勒，未免挂一漏万，但也可以描述出大致风貌：

郭沫若对人类文化学的独特研究，为中国美学史探寻到了源头，揭示了美和美学史的最基本内涵。

郭沫若对中国美学史的一些现象的说明，体现了文化实践色彩。

郭沫若通过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揭示了包括中国美学在内的东方美学的基本特征：

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乐的美也喜欢这种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

现今的美学界对东方美学格调的概括，并没有超出这个论述框架。

郭沫若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是经院式的，他从中国美学家那里吸收了美学养料，建构了美学思想，并在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因而他的美学思想才是真正的实践性的。

在这片尚未得到深入开垦的沃野上，值得我们的沫若研究者去耕耘。本文就算作一种呼吁吧！

【注】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28～329页。

②《殷周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③《殷周青铜器文研究》第115～116页。

④《序我的诗》。⑤《给郁达夫》。⑥《题画记》。

⑦《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

作者简介：吴功正，1943年生，沫若研究社社员，现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有《沫若史剧论》等多部著作。